

張注列子

三之四

周穆王
仲尼

六

服部文庫

イ 17

2045

2



117
2045
2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三

列子

張湛處度注



周穆王第三

夫稟生受有謂之形俛仰變異謂之化神之所交謂之夢

形之所接謂之覺原其極也同歸虛偽何者生質根滯百年乃終化情枝淺視瞬而滅神道恍惚若存若亡形理顯著若誠若實故洞監知生滅之理均覺夢之塗一雖萬變交陳未關神慮愚惑者以顯昧為成驗遲速而致疑故竊然而自私以形骸為真宅孰識生化之本歸之於無物哉

周穆王

名滿昭也

時西極之國

有化人來

化也

世德堂刊

列子卷三

一

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

實不破破音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

之形又且易人之慮能使人暫忘穆王敬之

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

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

而不可處王之厨饌腥蠖而不可饗蠖也王

之嬪御臙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

木之功赭赭音者赤色堊音惡白土也之色無遺巧焉

五府周禮太府掌九貢九職之貨賄玉府掌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賄外府主泉藏

膳府主四時食物者也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

南山名在京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

子娥媼媼音茅靡曼者娥媼妖好也靡曼柔弱也施芳澤正

蛾眉設筓珥珥音塞耳○筓首飾珥瑱也瑱也衣於

反阿錫阿細布曳音裔齊統齊名統所出也粉白黛

黑珮玉環雜芷若芷若香草以滿之充滿奏承雲

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承雲黃帝樂六瑩帝樂九韶舜樂晨露

湯樂

日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

言其珍異

化人猶不

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游王

執化人之祛

音墟。祛，衣袖也。

騰而上者中天廼止

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

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

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

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

清都

紫微，天帝之所居也。傳記云秦穆公疾不知人，既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鈞天廣

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一說云趙簡子亦然也

王俯而視之

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

樵也

王自以居數十年

不思其國也

所謂易人之慮也

化人復謁王同游所

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

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

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

還

太虛恍惚之域固非俗人之數也化人移之

猶移

推也王若碩虛焉

碩墜

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

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未清肴未晞

扶貴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

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問其形不化

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所謂神者不

而至以近事喻之假寐一昔所夢或百年之

事所見或絕域之物其在覺也俛仰之須臾

再撫六合之外邪想淫念猶得如此况神心

獨運不假形器圓通玄照寂然凝虛者乎

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

之圃王問問音閑恒謂習其常存也疑斃亡之彼

一本無字當作有

象字句而模當在側上

與此俱非真物習其常存變化之極徐疾之

間可盡模哉變化不可窮極徐疾理亦無王

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感至言故遺世事

尊卑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藹古驂

騶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棨史記曰造

得驂騶赤驥白犧之馬御以遊巡徃見西王

母樂而忘歸與穆天子傳畧同郭璞注云皆

毛色以為名也後有渠黃踰輪主車則造父

盜驪山子為八駿藥古犧字為御音泰篆為音泰篆為御音泰篆

隱作西疑

字未淮南子云為右銜棄鞭策高誘云御也銜其炎反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

左驂盜驪驪力移反盜驪即而右山子柏天郭璞云柏

里至于巨蒐搜西戎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郭璞云柏

足漣乳也以已所及二乘實證之人已飲而

行遂宿于崑崙崑崙音之阿赤水之陽山海

崑崙山有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陸賈新語云黃帝巡游四海

登崑崙山起宮望於其上而封之以詒後

世遂賓于西王母崑崙音之阿赤水之陽山海

善嘯也出西王母為王謠徒歌曰謠王和之

和答也詩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穆天子

登弁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呼又作呼

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

崑崙之丘有人穴處名曰西王母○山海經云

五色水也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

陸賈新語云黃帝巡游四海而封之以詒後

登崑崙山起宮望於其上而封之以詒後

世遂賓于西王母崑崙音之阿赤水之陽山海

善嘯也出西王母為王謠徒歌曰謠王和之

和答也詩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穆天子

登弁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呼又作呼

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音後世其追數

色句反吾過乎自此已上至命駕八駿穆王責也

幾幾音神人哉言非神也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

乃徂知世事無常世以為登假假音焉假字

遐世以為登遐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

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

而進之於室屏必郢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

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

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

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

之幻窮二儀之數握陰陽之紀造物者其巧

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造物者豈有心哉自

薄結而成形隨化而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

故隨起隨滅假物而為變革者與成形而推

皆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注

目已詳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身則是幻

其義

世德堂刊 卷三 六一
幻則是幻 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

三月遂能存亡自在 備校音絞顧野王讀四

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猶思一時

况不思而自得者乎夫生必由理形必由生

未始有有生而無理有形而無生生之與形形

之與理雖精窳不同而迭為賓主往復流遷

未始暫停是以變動不居或聚或散撫之有

倫則功潛而事著脩之失度則跡顯而變彰

今四時之令或乖則三辰錯序雷冰反用器

物蒸爍則飛鍊雲沙以成冰頃得之於常衆

所不疑推此類也盡陰陽之妙數極萬物之

情者則陶鑄羣有與造化同功矣若夫偏達

數術以氣質相引俛仰則一出沒顧焉則

以成冰頃四字不可
讀 眇

飛走易形蓋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用日

而百姓不知聖人之道也顯子列子曰善為

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取濟世安物而已

焉莫知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

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帝王之功德世為之

揖讓干戈果是所假之塗亦奚為而不假覺

幻化哉但駭世之迹聖人密用而不顯焉覺

謂八徵一曰故事二曰為為作三曰得四曰

教音有八徵夢有六候徵驗也候占也六奚

世德堂刊

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

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平居自夢二曰噩

噩音愕夢周官注云噩當為驚三曰思夢因思念而

四曰寤夢覺時道五曰喜夢因喜悅六曰

懼夢因恐怖此六者神所交也此一章大旨亦明覺夢不

異者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感其所由

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

其所由然則無所怛怛丁達反夫變化云為皆有因而然事以未來

而不尋其本者莫不致惑言成所一體之盈

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人與陰陽通氣身與天地

並形吉凶往復不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

恐懼失其中和則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

炳炳如悅反火性猛陰陽俱壯則夢生殺陰陽

以和為用者也抗則自甚飽則夢與甚饑則

夢取有餘故欲施不足故欲是以以浮虛為

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

語當作悟

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

此以物類致感將陰夢

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

此皆明夢或因事致

感或造極相反即周禮六夢六義理無妄然

子列子曰神遇為夢

形接為事

莊子曰其寐也神交其覺也形開

故晝想夜夢神

形所遇

此想謂覺時有情慮之事非如世間常語晝日想有此事而後隨而夢也

故神凝者想夢自消

晝無情念夜無夢寐

信覺不語信

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

夢為鳥而屬於天夢為魚而潛於淵

此情化往復也

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

幾音

審度當作度審

豈虛語哉

真人無往不忘乃當不眠何夢之有此亦寓言以明怪也

西極

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

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

亡音無下同

辨日

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

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

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

即今四海之內跨河

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

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

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
 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為
 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
 有國曰阜阜音婦落之國其土氣常煥煥音郁日
 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
 實不知火食性剛悍疆弱相藉藉音陵貴勝而
 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方俗之異猶覺
夢反用動寢殊性各適周之尹氏大治洽音持

產其下趣趣音走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
 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呻呼音申
吟下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
昔也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
 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
 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
分半也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
 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

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趨走
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吟

吾南

反 嚙 吟並寐語也

呻呼徹旦息焉尹氏

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
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夫盛

衰相襲樂極哀生故

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

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
之事疾並少間病差也。此章亦明覺夢不

誇

於晝而逸於夜尹氏榮於晝而辱於夜理苟不兼未足相跨也鄭人有薪於

野者遇駭鹿御御音訝而擊之斃之恐人見

之也遽而藏諸隍無水池也中覆之以蕉與樵同不

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

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

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

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

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

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
 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厭音悞又失鹿其夜真
 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
 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掌五禁之法者士師
 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
 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
 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
 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

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

覺夢唯黃帝孔丘聖人之辨覺夢何今亡亡音

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恂信也音荀因喜怒而迷惑猶不宋陽里華

復辨覺夢之虛實况本無覺夢也胡化子中年病忘忘音朝取而夕忘夕與而

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

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

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

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

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夫機理萌於彼著龜感於此故吉凶

可因卦兆而推情愚可假象數而尋今忘者之心泊爾鈞於死灰廓焉同乎府宅聖人將

無所容其鑒豈非祈請之所禱夫信順之可卦兆之所占

誠之可以消邪偽自然之勢也故負愧於神明致怨於人理者莫不因茲以自極至於情

無專惑行無狂僻則非藥石之所攻於府藏疾病散於肌體者必假脉診以察其盈虛投

藥石以攻其所苦若心非嗜慾所亂病非寒暑所傷則醫師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

之用宜其廢也

廖乎大志者都無心慮將何所化此義自云易令有心反令有慮蓋亂在左右耳

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

明先奪其攻已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

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

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儒者之多方固

非一塗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上句云史巫醫術之所絕

思而儒生獨能已其所病者先引華子之志同於自然以明無心之極非數術而得復推

儒生之功有過史巫者明理不冥足則可以多方相誘又欲令忘者之悟知曩之忘懷實

幾乎至理也

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
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
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
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
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疾病與至理相似者，猶能若斯，况體極乎。
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
及乎。」顧謂顏回紀之。此理亦當是賜之所逮，所以抑之者，欲寄妙賞。

於大賢耳

秦人逢

逢音龐

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

迷罔之疾。

惠非迷也，而用惠之弊，必之於迷焉。

聞歌以為哭，視

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

月令曰：其臭朽。

嘗甘以為苦。

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

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
 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
 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
 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
 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
 之言未必非迷而况魯之君子迷之郵者魯
君子盛稱仁義明言是非故曰迷之郵者也焉能解人之迷哉榮
 汝之糧不若遄歸也榮棄也此章明是非之理未可全定皆衆寡相

傾以成燕人生於燕長張文於楚及老而還
 辨爭也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
 城其人愀七小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
 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滄音滄
涑胡犬胡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
絹二反人哭不自禁禁音金同行者啞烏陌然大笑曰
 予昔給給音待欺也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
 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

世傳室升 列子卷三 五
更微少也作徹者誤。此章明情有一至哀樂既過則向之所感皆無欣戚者也。

冲虚至德真經卷第三

冲虚至德真經卷第四

列子

張湛處度注

仲尼第四

智者不知而自知者也。忘智故無所知用智則無所能知。躰神

而獨運忘情而任理則寂然玄照者也。

仲尼閒

閒音

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

敢問

子貢雖不及性與天道。至於夫子文章。究聞之矣。聖人之無憂。常流所不及。况

於賜哉。所以不敢問者。將發明至理。推起余於大賢。然後微言乃宜耳。

出告顏

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

常流當作上流

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回不言欲宣問故弦歌以激發

夫子之言也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

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天者自然之分命者

窮達之數也孔子愀七小然有間愀然變色少時曰有是

言哉將明此言之不至故示有疑間之色汝之意失矣此吾昔

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昔日之言因事而與今之所明

盡其極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

命有憂之大也無所不知無所不樂故曰大也今告若

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

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此直能定

內外之分辨榮辱之境如斯而已豈能無不可欤曩吾脩詩書正

禮樂將以治天下遺唯季來世詩書禮樂治世之具聖人

因而用之以救一時之弊用失其道則無益於理也非但脩一身治魯

國而已夫聖人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若安一身救一國非所以為聖也而魯

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

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治世之術

實須仁義世既治矣則所用之術宜廢若會盡事終執而不舍則情之者寡而利之者衆衰薄之始誠由於此以一國而觀天下當今而觀來世致弊豈異唯圓通無閔者能惟變所適不方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滯一方

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禮樂之失不棄禮樂之用禮樂故不可棄故曰未知所以革之之方而引此以為憂者將為下義張本故先有此言耳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莊子曰樂窮通物非樂為樂亦不以無知為知任其所樂則理自無樂任其所知則理自無知無樂無則理自無樂

身口義作日

知是真樂真知都無所樂都無所知則能樂天下之樂知天下之知而我無心者也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居宗躰備故能無為而無不為也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若欲捐詩書易治術者豈救弊之道即而不去為而不恃物自全矣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所謂不違如愚者也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未能盡符至言故遂至自失也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發憤思道也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身不輟

既悟至理則以餘事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曰

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

聖乎至哉此問夫聖人之道絕於群智之表萬物所不闕擬見其會通之迹因謂之

聖耳豈識所以聖也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至哉此

顏回二備形者何能言其髣髴瞻其先後乎以

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此顏回之辭夫聖人

廢用之稱亦因事而生耳故俯仰萬機對接世務皆形迹之事耳冥絕而灰寂者固泊然

而不動矣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

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音庚桑名楚史

記作亢倉子賈逵姓氏英覽者得聃之道

云吳郡有庚桑姓稱為七族能

以猶不言自得其道亢倉於何得之蓋寄

耳視而目聽夫形質者心智之室宇耳目者

不因戶牖照察魯侯聞之大驚不怪仲尼之

不闕牆壁耳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

子應聘而至汎然無心者無魯侯卑辭請問

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

下不怪之不疑而字

世德堂刊

不能易耳目之用夫易耳目之用者未是都無所用都無所用者則所

假之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廢也

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此形智不相違者也

合於氣此又遠其形智之用氣合於神此寂然不

動都忘其智智而都忘則神合於無同無則神矣同

神理獨運感無不通矣神則無矣二者豈有形乎直有其智者不得不親無以自通忘其心者則與無而為一也

其有介然之有唯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唯

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唯

然之無不干聖慮耳涉於有分乃不知是我神明所照不以遠近為差也

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即知

而已矣所適都忘豈復魯侯大悅他日以告

仲尼仲尼笑而不荅亢倉言之盡矣仲尼將何所云今以不荅為荅

故寄之一笑也商太宰商宋國也宋都商丘故二名焉太宰官名見孔子

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世之所謂聖者據其

跡耳豈知所以聖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示

博學多識耳實無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所學實無所識也

世德堂刊

世德堂刊

五

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

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

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

聖則丘弗知孔丘之博學湯武之干戈堯舜之揖讓義農之簡朴此皆聖人

因世應務之麓迹非所以為聖者所以為聖者固非言迹之所逮者也商太宰

大駭世之所謂聖者孔子皆云曰然則孰者

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聖豈有定所哉趣舉

絕遠而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故不可亂也

不言而自信

言者不信

不化而自行

為者則不能化此能盡無

為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何晏無名論曰為民所譽則有名者

也無譽無名者也若夫聖人名無名者可以言謂無名為道無譽為大則夫無名者可以言

有名矣無譽者可以言有譽矣然與夫可譽有矣而於所有之中當與無所有故皆有所

與夫有所有者不同同類無遠而相應異類無近而不相違譬如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各

以物類自相求從夏日為陽而夕夜遠與冬日共為陰冬日為陰而朝晝遠與夏日同為

陽皆異於近而同於遠也詳此異同而後無名之論可知矣凡所以至於此者何哉夫道

者惟無所有者也自天地已來皆有所矣

當一本作常

遠而下疑脫不字

設一作設
遠躰或云近躰

然猶謂之道者以其能復用無所有也故雖
處有名之域而沒其無名之象由以在陽之
遠躰而忘其自有陰之遠類也夏侯玄曰天
地以自然運聖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
本無名故老子曰彊為之名仲尼稱堯蕩蕩
無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則彊為之名取世
所知而稱耳豈有名而更當云無能名焉者
邪夫唯無名故可得徧以天下之名名之然
豈其名也哉惟此是喻而終莫悟是
觀泰山崇崛而謂元氣不浩亾者也丘疑其
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聖理真絕故
不可擬言唯
疑之也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此非
常識
所及故以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
為欺罔也

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
子曰賜之辨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
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
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猶矜子夏避席而問
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
回能仁而不能反反變也夫守一而不變無
權智以應物則所適必闕
矣賜能辨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
莊而不能同辨而不能訥必虧忠信之實勇
而不能怯必傷仁恕之道莊而

不能同有違和先之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

弗許也四子各是一行之極設使兼而此其

所以事吾而不貳也貳疑也聖人故欲罷而不

也能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日損友伯昏瞀莫

反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反色主而不及

來者相尋雖復日日雖然子列子亦微焉子列

亦自不知朝朝相與辨無不聞肆聞於遠近

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其道玄

老不相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道存則門

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敵

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

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

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為充猶全

則形全矣故耳不惑聲目不滯色口不擇雖

然試與汝偕往閱閱音弟子四十人同行此

也豈復簡優劣計長短數見南郭子果若欺

欺魄方相之類也

上人疑土

即

魄焉

魄片各反字書作欺

而不可與接

上人也

魄片各反

顧視子列子形神

不相偶而不可與羣

神役形者也心無思慮

攝御豈物

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

行

戶即者與言偶在末行非有貴賤之位衍衍

然若專直而在

一本雄者

夫理至者無言及

辨生矣聖人對接俯仰自同於物

子列子之

徒駭之

見其尸居則自同土木見其

反舍咸

有疑色

欲發列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

音進

知者亦無言

窮理躰極故

用無言為言亦

言無知為知亦知

方欲以無言廢言無知遣

於言也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

比

亦復欲全自然處無言無知之域此即復是

遣無所遣知無所知遣無所遣者未能離遣

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

夫無言者有言之

之主也至人之心豁然洞虛應物無言而非

比一作此

世德堂

子列子

九

只說

玄默之稱終日用知而無役慮之名故得無所不言無所不知也

如斯而已

汝奚妄駭哉

不悟至妙之所會者更麓至高之所適者反下而便怪其應寂

之異容動止之殊貌非妄驚如何

子列子學也

上章云列子學乘風之道

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

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

從音縱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

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

眄笑並坐似若有褒貶昇

降之情夫聖人之心應事而感以外物少多為度豈定於一方哉九年之後

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

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音進

盡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

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

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

隱矣黃帝篇已有此章釋之詳矣所以重出者先明得性之極則乘變化而無窮後

明順心之理則無幽而不照二初子列子好

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

之樂所玩無故言所適也人之游也觀其所見

我之游也觀之所變人謂凡人小人也惟觀

覺與化俱往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與

列子游則同所以游則異故曰游乎游乎明

二觀之不同也未有辨之者言知之者鮮

壺丘子曰禦寇之遊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

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苟無暫停之處

非向之所見則觀所以見玩彼物之無故不

觀所以變無以為異者也

知我亦無故彼之與我務外游不知務內觀

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

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人雖七

而天地之理備矣故首圓足方取象二儀鼻

隆口密比象山谷肌肉連於土壤血脉屬於

川瀆温蒸同乎炎火氣息不異風雲內觀諸

色靡有一物不備豈須仰觀俯察履涉朝野

然後備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

既聞至言則廢其游觀不壺丘子曰游其至

出者非自匿於門庭者也

乎論游之難列子之言游也未至游者不知所

世德堂刊

列子卷四

七

適至觀者不知所眡

眡音視內足於身因不知所適反觀於身因不

知所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

物而游忘觀

固能遇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

物而觀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龍叔謂文摯

擊音至文摯六國時人嘗

醫齊威王或云春秋時宋國良醫曰子之術

也曾治齊文王使文王怒而病愈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

平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

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

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無往不齊則視

賤視吾如人忘彼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不

其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天下凡此眾疾爵

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

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

僕隸夫人所以受制於物者以心有美惡

豈覺有無之異故天子所不能得臣諸侯不能得友妻子不能得親僕隸不能得狎也

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

背音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

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

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舊說聖人心有七孔也今以

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志懷任遇通亦通窮亦通其無死地此聖

人之道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亾常也老子曰死

者而亾者壽通攝生之理不失元吉之會雖至於死所以為生之道常存此賢人之分非

能忘懷闇得自然而全者也由生而亾不幸也役智求全貴身賤物

違害就利務內役外雖有所由而常死者亦

道也行必死之理而之必死之地由死而死

故雖未終而自亾者亦常常之於死雖未至

亦是理由死而生幸也犯理違順應死而未

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用聖

道存亾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

死者亦謂之常乘凶危之理以害季梁之死

楊朱望其門而歌

盡生順之道以至隨栢之

死楊朱撫其尸而哭

生不幸而死隸人之生

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

亦猶群輩也

生亦不知所以死故哀目將眇者先睹

睹音

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

而銳飛口將爽者先

辨淄

淄音乘淄水出魯郡萊蕪縣澗

壽光縣二水相合說符篇曰淄澗之合易牙

鼻將窒者先覺焦朽

焦朽有節之氣體將僵

僵音者先亟

去吏

犇佚

佚音奔逸僵仆也如

將奔也與心將迷者先識是非

目耳口鼻身

得中和之道則不可渝變居亢極之勢莫不

損矣窮上反下極盛必衰自然之數是以聖

人居中履和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任

之所能順心之所識故智故物不至者則不

反要造極而後還故聰明強鄭之圃澤

圃田

澤之役有伯豐子者

弟猶行過

過音東里遇

鄧析析音錫鄧析鄭國辨智之士執兩可之說而時無抗者作竹書子產用之也

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于偽若舞彼來者奚

若世或謂相朝調為舞弄也其徒曰所願知也知猶聞也鄧析

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養養上音余亮下音余賞之義乎

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

物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

而息執政之功也喻彼為犬豕自以為執政者也長幼羣聚

而為牢藉藉本作籍側戟反牢謂牲牢也固也籍謂以竹木圍繞又刺也周禮

魚也當作魚鱉事出魚目語

鼈人以時籍魚鼈蝦也又國語云羅籍魚也也文字雖異其在子云以臨牢柵李願云牢豕室也柵木欄意同也籍音柵庖厨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

伯豐子不應非不能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

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機巧也多巧能之人

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

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

廟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立

則有所不周藝成則有所不兼巧偏而智敵者則不能相君御者也而位之者

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不能
 知衆人之所知不能為衆人之所能羣才並
 為之用者不居知能之地而無惡無好無彼
 無此則以無為心者也故明者為視聰者為
 聽智者為謀勇者為戰而我無事焉苟察謂
 傳嘏夏侯玄曰子等在世榮問功名勝我識
 減我耳嘏玄曰夫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
 有本不足而有餘於末者邪荅曰成功名者
 志也局之所弊也然則志局自一物也固非
 識之所獨濟我以能使子等為貴而未必能濟子之所為也
 執政者廼吾
 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公儀堂谿氏也皆周賢士言

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
 懦夫也懦弱也音奴亂反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
 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反之舌春螽螽音終一
 也日蝗之股堪秋蟬之翼堪猶勝也王作色曰吾之
 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
 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
 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
 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

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以至柔之道御物

無與對故其功不顯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

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

不為人每攻其所難我獨為其所易故學眎者先見與薪學

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古

有言曰善力舉秋毫善聽聞雷霆亦此之謂也於外無難故名不出

其一家道至功玄其名不彰也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

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未能令名然則迹不顯也

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猶免於矜故能致稱以能用

其力者也善用其力者不用其力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

出矜能顯用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子公

在文侯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魏伐得中山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好與

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公子牟

似在列子後而今稱之恐後人所增益以廣書義苟於統例無所乖錯而足有所明亦奚

傷乎諸如此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

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

木疑當作徒

世德堂刊

卷四

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不祖宗佞給而不中

丁仲反雖才辨漫衍而無家儒墨刑名亂好

怪而妄言愛奇異而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

與韓檀木安等肄之韓檀人姓名共習其業

勝人之心辯者之囿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

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不平其言故形於色

實驗子輿曰吾笑龍之詒詒音待欺孔穿孔

孔子之孫世記云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

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

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絕箭相連屬無

著翊後箭復中前箭而後所湊者孔穿駭之

龍曰此未其妙者逢浦江蒙之弟子曰鴻超

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慕衛史記云慕

灼曰衛之之箭烏號黃帝弓慕地射其目矢

來注眸子而眦眦音不睫本作眦且洽反矢

隧遂音地而塵不揚前行勢極雖著而不覺

世德堂刊

卷四

一

閻其極疑

也。魯縞。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也。固非愚者之所曉。戲子與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同發發於前發則無不中也近世有人擲五木者擲百虛者人以爲有道以告王夷甫。王夷甫曰：此無奇直後擲如前擲耳。庾子嵩聞之曰：王公之言閻得理皆此類也。矢注眸子而眩不睫，盡矢之勢也。夫能彊弓近之分則入物之與不入在心手之所銓不慮所差跌今設令至拙者閻射箭之所至要當其極當其極也則豪分不復進閻其極則隨遠近而制其深淺矣。劉道真語張叔奇云：當與樂彥輔論此云：不必是中賢之所能孔顏射者則必知此。湛以爲形用之事理之窳。

者偏得其道則能盡之。若庖丁之投刃，匠石之運斤，是偏達於一事，不待聖賢而後能爲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得也。子何疑焉？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夫心寂然無想者也。若橫生意慮則失心之本矣。有指不至。夫以至者則必因我以正物，因我以正物則未造其極，唯忘其所因，則彼此玄得矣。惠子曰：指不至，有物不盡。在於麤有之域則常有，有在一常在而不可分，雖欲損之，理不可盡。唯因而不損，即而不違，則泰山之崇，岷元氣之浩芒，泯然爲一矣。惠子曰：一尺有影不移，因光之。

而生光苟不移則影更生也夫萬物潛變莫
 不如此而惑者未悟故借喻於影惠子曰飛
 鳥之影未嘗動也嘗動也髮引千鈞夫物之所以斷絕者必有不均之處處處皆均
 則不可斷故髮雖細而得秤重物者勢至均故也白馬非馬此論見
 辨之者辨之者皆不弘通故闕而不論也孤犢未嘗有母此不詳其
 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負猶背也類同也言如此之比皆不可備
 載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為尤也尤其
 在子矣尤失反在子與夫無意則心同同於無也無指則
 皆至志指故無所不至也盡物者常有常有盡物之心

下按世注宜在公孫龍

更滯也影不移者說在改也影改而更生非向
 移說在髮引千鈞勢至等也以其至等之故
 於不等故墨子白馬非馬形名離也離猶分
 亦有此說也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
 色者非命形也尋此等語如何可解而猶不
 然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此語近於樂正
 子輿曰子以公孫龍平原君之客字之鳴本
 作公孫龍於馬并注無異於鳴亦作無異於
 馬云馬者白馬論之義也云鳴者但鳴而無
 理趣取為皆條也言龍之言無異於鳴設令
 義則長矣而皆謂有條貫也

世德堂刊

孟子卷四

九

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

既疾龍之辨又忿牟之辭故遂吐鄙之慢

也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

子論

既忿氣方盛而不可

堯治天下

天下欲

治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

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

夫道治於物者則治名滅矣治名既

滅則堯不覺在物上物不覺在堯下

顧問左右

左右不知

問外

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

若有知者則治道未至也

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謡曰立我蒸民

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蒸衆也夫能

其極者不犯其自然之性也若以識知制物之性豈順天之道哉

堯喜問曰

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

大夫曰古詩也

當今而言古詩則今同於古也

堯還宮召舜

因禪以天下

身功成退

舜不辭而受之

會至而應關尹

喜曰在已無居

汎然無係豈

形物其著

形物猶事

理也事理自明非我之功也

其動若水

順水而動

其靜若

鏡

應而不藏

其應若響

應而不唱故其道若

順水疑或

順水之水疑有誤訛

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同於道者善若

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

心唯忘所用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

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

廢之莫知其所道豈有前後多少亦非有心

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以有心而

求道則其於遠近非當若兩唯默而得之而

性成之者得之自然無假者知而忘情能而

不為真知真能也知極則同於無情發無知

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此則

雖無為而非理也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四

